

奋斗

法国银行家居伊·罗特希尔德

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奋斗

——法国银行家

居伊·罗特希尔德回忆录

侯贵信 里景化 孙昆山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GUY DE ROTHSCHILD

Contre bonne fortune...

Editions Pierre Belfond, 1983

根据法国皮埃尔·贝尔丰出版社1983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郑在勇

奋 斗

——法国银行家居伊·罗特希尔德回忆录

侯贵信 里景化 孙昆山 等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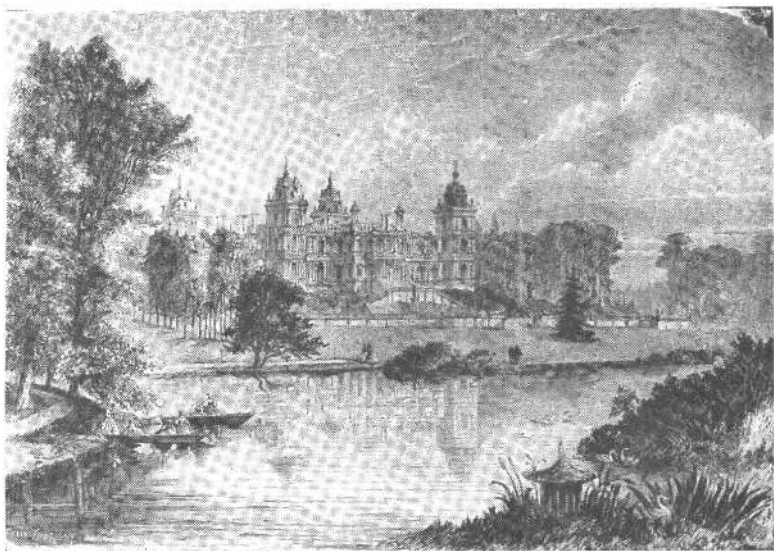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5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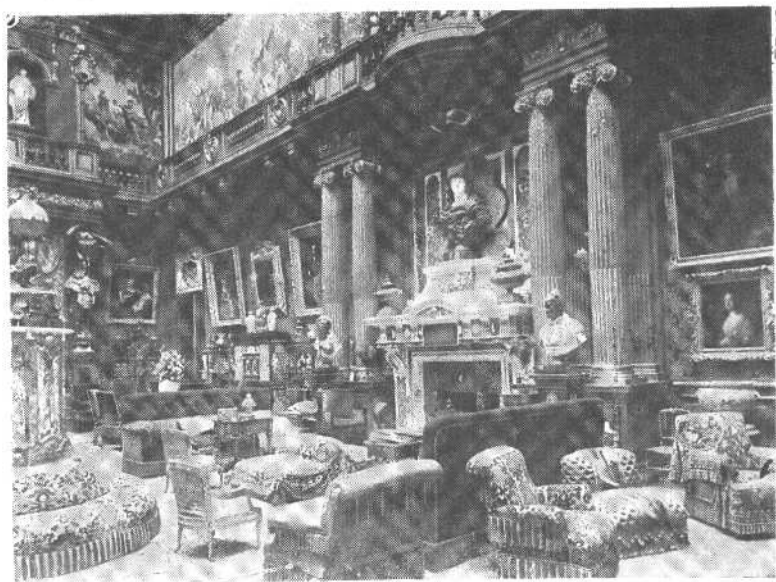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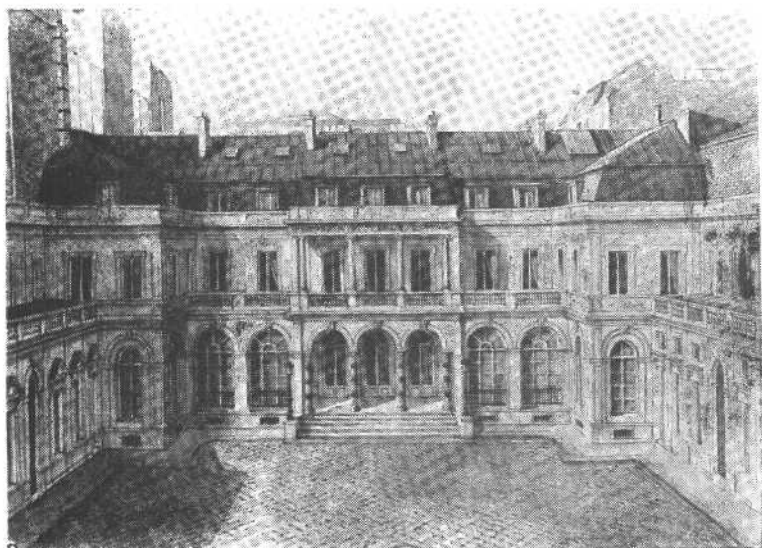
书号：17003·1094 定价：1.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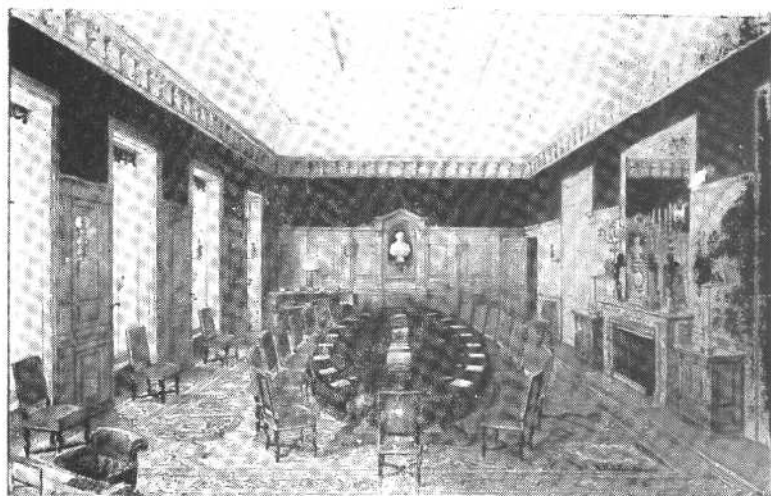
费里埃古堡



“大厅”



可爱的古老银行



拉菲特大街“大办公室”

出版说明

罗特希尔德家族曾是欧洲最负盛名、最为富有的银行家族之一。它发迹于十九世纪初叶，曾经垄断和控制了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金融业务。它先后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等地开设银行。罗特希尔德财团还同时经营铁路、采矿等多种业务，对欧洲特别是法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局势产生过较大影响。

本书作者居伊·罗特希尔德是罗特希尔德财团第四代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罗特希尔德财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到顶峰。作者在这部回忆录中描绘了罗特希尔德财团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八十年代所经历的兴衰，读者可以从这个侧面窥得1870年普法战争时期欧洲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了解1929—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动乱的十年里法国、欧洲和美国经济社会状况和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世界造成的创伤以及战后法国大资产阶级如何“艰苦奋斗”、振兴经济。居伊·罗特希尔德作为西方一位大银行家叙述的发家致富的理论和手段，以及在银行和其他业务的经营管理方面的主张和方法，也有益于读者打开眼界。至于他出于本身利益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非难1981年5月法国社会党执政后实行的国有化，以及他的其他一些观点，相信读者是很容易鉴别的。

本书行文简洁、语言生动，加以作者在法国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所以本书1983年出版后即畅销法国。

原书第十四章“蓝衫黄帽”是作者参加赛马活动的回忆，略去未译，其他章节也有个别删节。

DK34/111

参加本书翻译的，按译文先后分别为：里景化、刘存孝、宋敬武、朱邦造、侯贵信、孙昆山、刘红燕、刘志明、孙继文、王晓渡、赵宝珍、金森。全书由侯贵信校订。

天
①

目 录

1. 金钱壁垒·····	1
2. 林海航船·····	6
3. 爸爸、妈妈、保姆和我·····	40
4. 我心爱的古老银行·····	68
5. 活泼，但不过分·····	84
6. 四十五个日日夜夜·····	109
7. 贝当统治下的犹太人·····	128
8. 在罗斯福国度里的法国人·····	142
9. 无情的大海·····	150
10. 自由法兰西·····	164
11. 居伊、阿兰和埃利·····	188
12. 平静的力量·····	210
13. 采矿的经历·····	244
14. 这样一个女人·····	259
15. 光阴在流逝·····	278
16. 丁丁闯入富人家里·····	299
17. 古老的家史·····	311
18. 拉菲特大街沉沦了·····	326

1. 金钱堡垒

钱，人皆有之，但却又都不敷使用。缺钱时，满腹怨愤；来钱时，举手欢迎。人们厌恶谈钱，可又天天想钱。金钱是经济的血液，万能的工具，成功的手段，威力的象征，权势的标志。它可以医治病人，又可以使人生病；它可以救死扶伤，又可以使入丧命。它有时静卧不动，有时又四方流通；有时大量繁衍，有时又销声匿迹。它可以腐蚀人的心灵，又可以提高人的地位，还可以转入他人之手。它既受到赞赏，可又相当肮脏。人们把钱甩掉，可又梦寐以求；或者，把钱藏在隐蔽处，可又喜欢显示自己富有。人们浪费金钱，挥霍金钱，蔑视金钱，可又崇拜金钱。金钱就是财富，无人不在积累……不过，这样发展下去，它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人们诅咒金钱，屏弃金钱，可又羡慕金钱。实业家把自己内心的情感、竞争的后果、事业的成败、经受的挫折、胸中的抱负以及许多积怨等等，都与金钱联在一起。夜深时刻，金钱倏忽站了起来，摆开架式，居高临下，闪闪发光；它既能资助人，又能叫入不堪重负。这是一尊梦幻中的神，人们祈求她保佑，又害怕她降临。金钱，我们把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都归咎于它，使它成了替罪羊。金钱，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方便工具，人们给它涂上了种种感情色彩。它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成了人人追逐的目标。

有关金钱问题，人们的确把话都说尽了。为了使它驯服，政治家们又有哪种办法没有尝试过呢！社会党人把平均主义和主持

正义混淆了起来，从嫉妒心理出发，主张定量分配金钱，并且试图消除金钱的势力，但收效甚微。自由派人士倒是比较现实，希望使金钱成为一种工具，一种动力。当然，社会党人也好，自由派人士也好，他们的愿望都是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

1981年，新任总理^①曾在国民议会谴责法国各大企业领导人，指控他们替企业赚钱。我听到他讲这番话，万分吃惊。因为恰恰是为了赚钱，企业才选择他们担任经理；也是为了赚钱，企业才付给他们酬金！

如果法国航空公司、雷诺汽车公司以及各家国有化的银行和大型企业都按照新任总理的话办事，如果这些企业的经理今后不再关心帐目盈亏，那么，支付捐税的法国人是不欢迎莫鲁瓦先生的超凡入圣的言论的。这是因为，不赚钱，就要赔钱，而且往往赔钱甚多。

社会党人臆想取缔资本主义，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替代模式，因此也就无法做到这一步。既然如此，如取诚实态度，就应按规律行事；只要还有赚钱的可能，就不要去责备那些把钱赚到手的人。大家都在设法使自己更富一些：最低工资收入者希望改善自己的地位，收入高于他们一倍的人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当收入高出他们三倍的人希望达到高出五倍的水平时，就成了唯利是图之辈呢？世间总有一些人比自己穷，也总有一些人比自己富。诚然，有人用钱甚为宽绰，有人却无法维持生计，他们之间的悬殊差别确是令人难以接受。但是，这种差别在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远比在西方社会内部更为突出。赚钱，并不要求置荣誉于不顾，去干违背良心的事。

在法国，金钱历来（可能只有十九世纪例外）不是高尚之物。早在中世纪，教会就鞭挞金钱。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又谴责金钱极度丑恶。依此看来，必须鄙视金

^① 指莫鲁瓦总理。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皮埃尔·莫鲁瓦被任命为总理，1984年7月17日卸任。——译者

钱，因为它永远是肮脏不堪的。

可是，为了得到钱，人们又作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啊！把这称作虚伪也好，不合逻辑也好，都无关紧要。法国人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难题：他们对自己的钱十分爱惜，而对他人的钱则漠然视之。与其他国家人民相比，法国人的爱钱之心可能最为强烈。在法国，每个人都怀疑其他人无不是从利己主义的物质考虑出发从事各种活动。房地产和祖传家业是神圣财产，而钱币和资金则属于来历不明之物。法国人在他们的零用小钱以及羊毛袜子里的菲薄积蓄^①与神秘的匿名财富之间，违情悖理地划出了一条界限，对二者区别对待。这种奇异的幻觉成了那些提出征收资本税——美其名曰“高额资产税”——的人进行辩解的理由^②。课税对象涉及一整套常常是无法结算和分割的非流动资产。而实际上，只有对那些通过参加活跃的国家经济生活而获取的利润，才应该逐年征税。

说到底，各阶层的人，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都通过他们与金钱的关系表露出自己的全部性格特征。

对于有钱的人，人们采取了双重态度：一方面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类似家长式的保护，对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又嫉妒他们，唾弃他们，说他们有一种优越感，应该受到谴责，同时还臆测他们使别人蒙受了耻辱，于是进行抨击。富人不被当作兄弟对待，而被视作另一类范畴的成员；金钱使他们处于孤立地位。就他们而言，靠钱得来的种种利益是一文不值的，只有依靠个人奋斗而赢得的一切才有价值。

罗特希尔德家族成员也是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从这个家族

① 法国人常常把积攒的零钱放在羊毛袜子里，以备急需或专项支出之用。这是法国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古老传统，在农村尤为普遍。——译者

② 莫鲁瓦政府的预算部长洛朗·法比尤斯(1984.7—1986.3任法国总理)，发起对巨富征收财产税，同时还取消了在做黄金交易时不具名的做法，引起了富翁们的强烈不满，但受到法国人民和中小企业主的好评。——译者

形成之日起，在他们身上就体现出了金钱所代表的一切：威望、阔绰、势力。

如果有谁执意炫耀自己有钱，那么，他的名声越大就越不得人心。

在许许多多拥有各类不同资产的“富豪”中（这些资产至少也会招致他人嫉羨参半），单给罗特希尔德家族戴上了高帽，老实说，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固然两位总理（勒内·迈耶，特别是乔治·蓬皮杜）的威望使他们得到了某些益处，但这纯属巧合，因为早在这两位人士成名之前，罗特希尔德家族就与他们有所交往了。对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十九世纪与欧洲各国首脑保持特殊关系一事，有人也触类旁通地加以渲染，甚至一度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真是荒唐之至。

命运在捉弄人。时过不久，罗特希尔德银行便实行了国有化，使得他们近两个世纪以来赖以生存的理由转瞬之间即丧失殆尽。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罗特希尔德一家人，就会发现他们象警官一样正直。他们毫不傲慢自大，而是悉心完成肩负的使命。别人谈起他们，总是褒称“罗特希尔德家族”，把这个家族的整体视作某种象征。他们祖辈的座右铭是“和谐、廉洁、勤奋”。有了这个传统，这一家人不能不休戚与共。他们时刻担心家族内部某个成员做出有损于本族声誉的事情来，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过失都毫不容情。不言而喻，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象罗马时代的公民一样，一律平等。彼此相似的命运胜于个人之间的分歧。对于内部出现的不可避免的争夺纠纷，他们往往是围坐在桌旁，促膝谈心，晓以大义，以此冰释争端。这样做，既出自友爱之情，同时也鼓励竞争。

我不知道一个贫穷的罗特希尔德家人是什么样子的，只能设想他将隐姓埋名地度过一生。不过迄今为止，还很少看到有哪个罗特希尔德家人被发财致富的恶魔迷住了心窍，或是疯狂地企图重

建家业，达到祖辈拥有的财产水平。他们的倾向，毋宁说是依靠现有的资产，从中获利；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每个人都是根据个人不同的兴趣来决定如何利用现有资产。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诸如在选择寓所和搜集藏品方面，多有相似之处。执著追求美的享受，重视购货或储存物品的质量规格，待人接物讲究风度，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家庭希望在生活中保持重风雅而不重奢华的传统的标志。遗憾的是，这些都不时兴了，都与历史潮流相悖。

就我本人而言，尽管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生活的宠儿，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祖辈们在往昔的岁月中不得不承受的艰辛和屈辱。他们只是埋头苦干，而得不到任何享受。每忆及此，我就能经受住种种考验。生活的磨练使我懂得：一家几代人赢来物质上的安逸和精神上的自豪感，是可能从我手中葬送掉的。

罗特希尔德家族在其青年时代就很有名望，门第光耀显赫。因此，这个家族的成员难免有些自我陶醉，而这，倒是可以激发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们有理由象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当之无愧地享有声誉。可能有些成员会暗自担心，害怕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罗特希尔德家族深知自己得天相助，过着美满生活。想到这一点，他们今天欣然地挑起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所带来的全部重担，立志努力奋斗，争取锦上添花。

2. 林海航船

童话里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是在古堡中过着闲逸阔绰的生活。打扮得非常漂亮的小姐和长发髻曲的公子在仙山琼阁里东游西逛，今天跻身光彩炫目的节日庆祝活动，明天又出现在华丽的舞会上，尽情嬉戏。有的时候，他们又期待好心姐姐来到身旁，而姐姐也总是会来的，帮助他们驱魔除怪，或者，有时仅仅是为了使他们摆脱孤独的烦恼。

我和我的两个妹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古堡——或者说是类似古堡的深宅大院里伴着父母度过的。不过，根据我的记忆，当时的府邸与我本人后来在画册上看到的迷人仙境毫无共同之处。我们的房间布置得比较简单，比较朴实，也比较自然。

我儿时的住所名叫费里埃，那里充满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依靠这些回忆，我才能够重新描绘出一部人间生活的历史画卷。岁月在流逝，直到我关闭这个古堡之前，它的生命从未止息。它象人生一样，历经盛败兴衰。德国人于1870年和1940年两度占领古堡，这是它的黑暗时代；还有一段时期，它变得日益荒凉，毫无生机。后来，它又被精心修葺一新，宛如结婚礼物。到了最后几年，它的景象最为壮观。当我和玛丽—埃莱娜把古堡交给巴黎大学使用时，我们希望赋予它新的生命。由于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古堡今天已经沉睡不醒，一片凄凉……

对于我和我的妹妹来说，费里埃当时就是我们的“生活之家”。在这里，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事情。有些事平淡无味，有

些事异样新奇。当我们每个人到了记事的年龄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两种事情混杂相间的场景。这种生活（我的儿童时代的生活），并没有使一个同周围环境长期接触、而从不发问的孩子感到惊奇；这种生活当时具有很多魅力，出现过不少神话般的光怪陆离的画面。可是今天回顾起来，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它节奏缓慢、单调，常常使人感到烦闷、空虚。

尽管如此，那里却有良辰美景。沉睡在幽林深处的古堡，每隔一定时间苏醒一次。年迈之人回忆儿时生活，无非想再现某些场面，重温某些经历。这里，我既不温情，也无批判，只是想利用一点时间，把昔日人们的生活舞台描述出来。他们在古堡里辛辛苦苦地度过了一生，如今已长眠地下。舞台上的角色既已作古，今后也就无人再过这种生活了。在当时，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或是惊涛骇浪，或是涓涓流水。我以为，既然我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就应该尽力使人们至少不要把它忘掉。

1829年，我的曾祖父雅姆·罗特希尔德从拿破仑一世旧臣——富歇的继承人手中买下了费里埃这块地方的产业。当时，那里仅有一幢矮小的建造在池塘旁边的古堡和几块田地。雅姆后来又陆续添置一些田产，扩大了土地面积。他有了钱以后，决定在这里修建一所与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和抱负相称的宅邸，让它成为一个犹太人家孩子难以想象的报复行动的象征。雅姆首先竖桩围起一个新宅院，接着便兴建农场，给土地排水……据《伦敦新闻画报》报道，雅姆的庄园很快就成了“全法国的模范农场”。后来，他拆毁了原来的矮小古堡，今天已经看不到它的任何痕迹了。

新宅建设工程原计划要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进展很快。1855年7月破土动工，1859年便竣工了。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个创举。

在工程进行期间，雅姆住在一所“猎人小屋”里。这间小屋

后来与畜舍连成一排了。

他请来英国著名的风景画家和建筑师帕克斯顿负责设计工作。帕克斯顿和雅姆一样，也是一个现在所谓的“白手起家的人”。他的父亲是园林工人。起初，他帮助父亲在德文希尔公爵家里干活，晚上去夜校听课，后来得到晋级；在此期间，他娶了德文希尔公爵管家的女儿为妻。由于他在园艺和建筑方面都显露出才华，从而受到人们的注意。在许许多多著名建筑物中，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加冕典礼的水晶宫就是由他设计的。可能是为了报偿帕克斯顿的这项辉煌建树，他被任命为贵族院议员，得到了贵族头衔。相传，在水晶宫宽敞的玻璃天棚底下，总有一群小鸟在飞翔、歌唱。久而久之，女王对鸟儿的吱吱喳喳叫声感到厌倦了。她询问威灵顿公爵，谁可以使她摆脱讨厌的小鸟。公爵的回答十分简单：“鸟，陛下！”

帕克斯顿受他的朋友德文希尔公爵派遣，曾赴远东工作。归国时，他带回来许多欧洲所没有的花草树木，并使这些植物适应了本地气候。总之，他不是一个凡夫俗子。此人才华横溢，而且很有胆识，极少因循守旧，所以迷住了我的曾祖父。^①

帕克斯顿为费里埃设计的方案，初看起来十分简单：一幢高大的方形建筑，四角各有一座箭楼，亦呈方形，顶端各有一个小巧的尖塔（后来改建成了圆形屋顶）。正面比较朴实，只是在东北侧有一条新颖别致的长廊，尽头耸立着一排意大利式列柱。整个建筑和谐匀称，正中央是一间宽敞客厅，天花板为玻璃结构，人们称之为“大厅（grand hall）”^②。

在费里埃，“大厅”是古堡的中心部分，有两层楼那么高。

① 帕克斯顿于1865年逝世。《泰晤士报》写道：“一位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园林设计专家、革新建筑风格的大师，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与世长辞了。——原注

② “hall”一词容易引起误解。在法语中，“hall”使人想到的是门厅，是通向一间更大客厅的过厅。在英语中，“hall”则指客厅，往往就是主要客厅，而“entrance hall”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门厅”。——原注

在其四周，下边一层是客厅、各式沙龙以及餐厅、游艺间等等，上边一层则用作卧室。卧室都朝外，分别面向东西南北四方；朝内的一面，开门便是一条与底层屋顶相齐的环厅走廊。穿过走廊，可以经由四扇门进入大厅，门外有一条凹入建筑物的围有栏杆的圆形阳台，其高度亦与底层屋顶相齐。阳台结构与意大利的凉廊（乐师可在廊下演奏晨曲）很相似，但也不尽相同：宾客经过阳台、没有下到底层之前，目光稍稍一扫即可看到下边大厅——日常活动场所的情况。由于大厅四壁没有外窗，阳光只能从顶部射入。当时人们不喜欢日光，费里埃的建筑就是最好的证明。西南面的各间沙龙专供招待客人使用，可以说是夜生活场所。朝北的几套房间被认为最舒适，我的曾祖父母和祖父母的卧室都在这里。后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可能是某种变革的兆头罢，我的母亲选择了西南面房间作为卧室，室内光线明亮柔和，又可远眺秀丽景色。人们通过一道盘旋两圈的楼梯便可踏入宽阔的环湖草坪。

宅院布局亦出自帕克斯顿的匠心。它占地四百公顷，周围用石头垒起一道高墙。帕克斯顿不仅要把大量奇树异卉种植在这里，还精心安排、设计了多处观赏景物风光的地方。看来，只有英国人精于此道。几十年后，人们来这里散步，随处可以领受到自然的妙趣。这既要归功于大自然的豪放气势，也要归功于人的智慧才能。我的先辈主要是打算每年秋天来费里埃居住，因此，帕克斯顿想尽一切办法，选来许多在这个季节暖色最浓的树种。这样，到了秋天，宅院便出现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像：既闪烁着普通树林的金色和褐色的光波，又有种种不同寻常的色调，交相辉映。其中有橙红色的槭树，绯红色的山毛榉（这是帕克斯顿“随意种植”的），鲜红色的秃柏，灰蓝色的雪松（这是我父亲后来补种的）。在大湖远处，一座有浓荫遮蔽的小丘仿佛从湖心跃出，实际上，那是大湖彼岸的一片高地，顶上有一座希腊式的漂亮教堂。平时，只要人们游兴勃发，总要一直漫步到这里。再往远